侯鯖錄/卷第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

下一卷▶

前世錢未有草書者，淳化中，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，既成，以賜近臣。崇寧、大觀御書錢，蓋襲故事也。王元之責商於，有詩云：「謫官無俸突無煙，唯擁琴書盡日眠。還有一般勝趙壹，囊中猶貯御書錢。」

蘇邁伯達，東坡長子，豪邁雖不及其父，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。少年作詩云：「葉隨流水知何處，牛帶寒鴉過別村。」先生見之，笑曰：「此村長官詩。」後東坡貶惠州，伯達求潮之安化令，以便饋親。果卒於官。

王欽臣仲至，仁宗時名儒，原叔之子。大臣薦文藝，召試學士院，試罷詩云：「翠木陰陰白玉堂，老來方此試文章。官檐日永揮毫罷，閑拂塵埃看畫墻。」《宿華嶽觀》詩云：「淩空老樹雲垂葉，壓屋梨花雪照人。深愧地仙教俗客，殷勤留看華山春。」又二年經此，再題云：「石壇流水共蒼苔，青竹林間一徑開。可惜梨花飛已盡，前年遊客始重來。」

黃魯直《讀太真外傳》詩云：「扶風喬木夏陰合，斜谷鈴聲秋夜深。人到愁來無處會，不關情處總傷心。」亦妙語也。

滕達道長於五言，《省試》詩云：「寒日邊聲斷，春風塞草長。」《結客》詩云：「結客結英豪，莫同兒女曹。黃金裝劍佩，猛獸畫旌旄。北極狼星落，中原王氣高。終令賀蘭賊，不著赭黃袍。」

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。仁廟時，本朝文章多人，未有二公比者。少時作《落花》詩，為時膾炙。莒公詩云：「一夜東風拂苑墻，歸來無處剩淒涼。漢皐佩冷臨江濕，金谷樓危到地香。淚臉補痕勞獺髓，舞臺收影費鸞腸。南朝樂府休賡曲，桃葉桃根盡可傷。」景文詩云：「墜素翻紅各自傷，青樓煙雨忍相望。欲飛更作回風舞，已落猶成半面妝。滄海客歸珠迸淚，章臺人去骨遺香。可憐無意傳雙蝶，盡委芳心與蜜房。」

潁昌西湖展江亭成，公作詩云：「綠鴨東陂已可憐，更因雲竇註新泉。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。向夕舊灘都浸月，遏空新樹便留煙。使君直欲稱漁叟，願賜閑州不計年。」

晁次膺薄遊南京，嘗作詞云：「花前月下堪垂淚，水邊樓上總關心。」後過其家，已與客飲，復作詩曰：「去日玉刀封斷恨，見來金斗熨愁眉。黃昏飲散歌闌後，懊惱水邊樓上時。」

唐武宗即位，獨奮怒曰：「窮吾天下者，佛也！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，冠其徒幾至十萬人。至會昌五年，始命西京留佛寺四，僧唯十人；東京二寺；節度觀察同華、汝三十四治所，得留一寺，僧準西京數。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。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。御史乘驲未出，開天下寺至於屋基，耕而刓之。凡除寺四千六百，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，其奴婢至十五萬。良人枝附為使令者，倍笄冠之數。良田數千頃，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。其餘賤取民直，歸於有司，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。後二年，宣宗即位，詔曰:「佛尚不殺而仁，且來中國久，亦可助以為治。天下率興三寺，用齒衰男女為其徒，各止三十人，兩京倍其數四五焉。」著為定令，以徇其習，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。本朝景德中，天下二萬五千寺。嘉祐間三萬九千寺。陳襄述古判詞部日說云。出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杜牧之《和裴傑新櫻桃》詩云：「忍用烹酥酪，從將玩玉盤。流年如可駐，何必九華丹。」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。

李商隱《江之嫣賦》云：「豈如河畔牛星，隔歲只聞一過。不及苑中人柳，終朝剩得三

眠。」漢苑有人形柳，一日三起三倒。

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，時蒔花木，以待遊子。一日，有金犢車從數女奴，皆玉色麗人。車中人下，飲於庭，邀書生同坐。生意當時貴人家，不出。既見款甚，將別，出小碧箋書詩為贈云：「相思無路莫相思，風裏楊花只片時。惆悵深閨獨歸處，曉鶯啼斷綠楊枝。」

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，誦一篇云：「流水涓涓芹吐芽，織烏西飛客還家。深村無人作寒食，殯宮空對棠梨花。」嘗不解「織烏」義，王性之少年博學，問之。乃云：「織烏，日也，往來如梭之織。」坡又舉云：「楊柳楊柳，裊裊隨風急，西樓美人春睡濃，繡簾斜卷千條人。」又誦一詩云：「湘中老人讀黃老，手援紫藟坐碧草。春至不知湘水深，日暮忘卻巴陵道。」此必太白、子建鬼也。

王性之云：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，余以永感之人，讀之垂涕。云：「北堂無老信來稀，十載秋風雁自飛。今日滿頭生白髮，千山鄉路為誰歸？」

鄭猶詠王子安應城新亭二詩云：「一簪華髮一床書，盡日新亭適意無？莫道長安天樣遠，長官自不厭江湖。」又云：「前年諫獵出長楊。乞得新亭作醉鄉。好把青衫送酒媼，從教人識禦爐香。」

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，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，有儀衛，中數百妓拋球，人唱一詩。覺而記得三首云：「侍宴黃昏未肯休，玉階夜色月如流。朝來自覺承恩最，笑倩旁人認繡球。」又云：「隋家宮殿鎖清秋，曾見蟬娟飏繡球。金鑰玉簫俱寂寂，一天明月照高樓。」又云：「堪恨隋家幾帝王，舞腰挪盡繡鴛鴦。如今重到拋球處，不見熏爐舊日香。」

蔡持正謫新州，侍兒從焉，善琵琶。嘗養一鸚鵡，甚慧，丞相呼琵琶，即扣一響板，鸚鵡傳呼之。琵琶逝後，誤扣響板，鸚鵡猶傳言，丞相太慟，感疾不起。嘗為詩云：「鸚鵡言猶在，琵琶事已非。傷心瘴江水，同渡不同歸。」

少遊嘗作《遊仙詞》，坡稱之，云：「陰風一夜攪青冥，風定霏霏雪霰零。想見玉清真境上，白虛光裏誦《黃庭》。」又云：「夜深樓上撥書眠，天在闌干四角邊。風掃亂雲毫髮盡，獨留璧月照人圓。」又云：「天風吹月入闌干，烏鵲無聲子夜閑。織女明星來枕上，了知身不在人間。」又云：「本是廬山種杏人，出山來事碧虛君。上清欲問因何

到，請看仙家十賚文。」余聞仙家十賚，猶人間九錫也。

紹聖中，有人過臨江軍驛舍，題二詩，不書姓名。時貶東坡，毀上清宮碑，令蔡京別撰。詩云：「李白當年謫夜郎，中原不復漢文章。納官贖罪何人在，壯士悲歌淚兩行。」又云：「晉公功業冠皇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膾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」

余崇寧中坐章疏，入籍為元祐黨人，後四年牽復過陳，張文潛、常希古皆在陳居，相見慰勞之。余答曰：「炙轂子王睿作《解昭君怨》，殊有意思，能到人妙處。詞云：『莫怨工人醜畫身，莫嫌明主遣和親。當時若不嫁胡虜，只是宮中一舞人。』」文潛云：「此真先生所謂『篤行而剛』者也。」

浮休居士張舜民蔓叟，忠義人也。紹聖中人，元祐責籍為黨人，系潭州，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，有《宣赦》詩云：「擊鼓填街道，傳聲過水濱。國嚴三歲祀，恩洗萬方春。舟楫隨南斗，衣冠拱北辰。嶺南並嶺北，多少望歸人！」

四明狂客賀知章《回鄉偶書二首》云：「離別家鄉歲月多，近來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門前鑒湖水，春風不減舊時波。」又云：「幼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難改面毛。兒童相見不相識，卻問客從何處來。」一說雲黃拱作。

少遊《題大年小景四首》云：「本自江湖客，宦遊何苦心。因君小平遠，還我舊登臨。」又云：「公子歌鐘裏，何曾識渺茫。唯應斗帳夢，曾入水雲鄉。」又云：「曉浦煙籠樹，晴江水拍空。煩君添小艇，畫我作漁翁。」又云：「島外雲峰晚，沙邊水樹明。想當揮灑就，侍女一時驚。」

徐仲車嘗作《愛愛歌》云：「吳越佳人古云好，破家亡國何勝道。昨夜閑觀《愛愛歌》，坐中嘆息無如何。愛愛本是娼家女，金魂玉魄沉塵土。歌舞吳中第一人，綠鬢雙鬟才十五。耳聞目見是何事，不謂其人乃如許。操心危兮厲誌深，半夜窗前淚如雨。假饒一笑得千金，何如嫁作良人婦。桃李不為當路花，芙蓉開向秋風渚。忽然一日逢張氏，便約終身不相棄。山可磨兮海可枯，生唯一兮死無二。有如樗櫟叢中木，忽然化作瀟湘竹。又如黃鳥春風時，遷喬林兮出幽谷。文君走馬來成都，弄玉吹簫能幾曲？不聞馬上琵琶聲，忽作山頭望夫哭。去年春風還滿房，昨夜月明還滿床，行人一去不復返，不念關山歧路長。前年猶惜縷金衣，去年不畫深胭脂。今年今日萬事已，鮫綃翡翠看如泥。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，不忠所事兮誌將何求？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，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。

嘍嘍草蟲，趯趯阜螽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鴛鴦於飛兮畢之羅之，人間此恨兮何時休時。深山人跡不到處，病鸞斂翼巢空枝。」

余嘗愛韓致光《宮詞》云：「繡裙斜立正銷魂，宮女移燈掩殿門。燕子不歸花著雨，春風應是怨黃昏。」

元豐中，裕陵以元夕御樓，宰臣親王觀燈，有御製，令從臣和進。王禹玉為左相，蔡持正為右相，蔡密叩王云：「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？」禹玉曰：「鰲山鳳輦外不可使。」章子厚時為黃門侍郎，面笑之云：「此誰不知。」十七日登對，裕陵獨賞禹玉詩，云：「妙於使事。」詩云：「雪消華月滿仙臺，萬燭當樓寶扇開。雙鳳雲中扶輦下，六鰲海上駕山來。鎬京春酒沾周燕，汾水《秋風》陋漢才。一曲升平人共樂，君王又進紫霞杯。」是夕以高麗進樂，又添一杯。

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，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，貢父作主文，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詩云：「璧門金闕倚天開，五見宮花落井槐。明日扁舟滄海去，卻從雲氣望蓬萊。」

魯直父名庶，字亞夫，最能詩。有《怪石二絕》云：「山鬼水怪著薜荔，天祿辟邪眠碧苔。鉤簾坐對心語口，曾見漢唐池館來。」

狄遵度，字元規，樞密直學士棐之子，敏慧夙成。當楊文公昆體盛行，乃獨為古文章，慕杜子美、韓退之之句法。一夕，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，既覺，猶記其兩句云：「夜臥北斗寒掛枕，木落霜拱雁連天。」因書其後曰：「子美存耶？果亡耶？其肯為余來嘿誦，人未知之者，俾予知耶？觀其詞，蓋非他人所能為，真子美無疑矣。」遵度因足成其詩，號《佳城篇》。不幸年二十，為襄城簿而卒。詩云：「佳城郁郁頹寒煙，孤雛乳兔號荒阡。夜臥北斗寒掛枕，木落霜拱雁連天。浮雲西去伴落日，行客東盡隨長川。乾坤未死吾尚在，肯與螻蛄論大年？」

劉路左車，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冊，有老杜數十首，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。有《送惠二過東溪》詩，集中無有。詩云：「惠子白驢瘦，歸溪惟病身。皇天元老眼，空谷滯斯人。崖蜜松花熟，山杯竹葉春。柴門了生事，黃綺未稱臣。」

曾阜為蘄州黃梅令，縣有峰頂寺，去城百餘里，在亂山群峰間，人跡所不到。阜按田偶

至其上，梁間小榜，流塵昏晦，乃李白所題詩也，其字亦豪放可愛。詩云：「夜宿峰頂寺，舉手捫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：「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

東坡先生在嶺南，言元祐中，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：「朝披夢澤雲，笠釣青茫茫。」此非世人語也。少遊嘗手錄其全篇。少遊敘云：「觀頃在京師，有道人相訪，風骨甚異，語論不凡。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，口誦二篇，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。」詩云：「人生燭上花，光滅巧妍盡。春風繞樹頭，日與化工進。昔我飛骨時，慘見當塗墳。青松靄朝霞，縹緲山下村。既死明月魄，無復玻璃魂。念此一脫灑，長嘯登昆侖。醉著鸞鳳衣，星斗俯可捫。」又云：「朝披夢澤雲，笠釣青茫茫。尋流得雙鯉，中有三元章。篆字若丹蛇，逸勢如飛翔。歸來問天姥，妙義不可量。金刀割青素，靈文爛煌煌。燕服十二環，想見仙人房。暮跨紫鱗去，海氣侵肌涼。龍子善變化，化作梅花妝。遺我累累珠，靡非明月光。勸我穿絳縷，系作裙間珰。揖子以疾去，談笑聞餘香。」

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，有《滕王閣》詩，蓋其少成如此。又再賦一首，敘其事云：「滕王平昔好追遊，高閣依然枕碧流。勝地幾經興廢事，夕陽偏照古今愁。層城樹密千家笛，江渚人孤一葉舟。悵望滄渡吟不盡，西山重疊亂雲浮。」十四歲再題一首，其序云：「予始年十一時，從親還里中，道出洪州，泊滕王閣下，俯視山川之勝，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，凡百餘篇。自唐杜紫微外，類皆世俗氣，不足矜愛，乃作一章榜之西楹。後三年，客淮上，思其幼時勇於述作，不自意其非也，輒改作一章，以誌當時之事，其舊者往往傳於江西，今故並存之。」詩云：「地勢遠連徐孺亭，窮南有客兩曾經。檐前燕雀鳴相鬥，潭裏蛟龍困未醒。亂靄蒼茫侵樹色，驚濤浩蕩失天形。當時好景無同賞，對此悲歌孰為聽。」

張子野云：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，子京賞其佳色。後十年，再見於京口，絕非頃時之容態，感之，作詩云：「十載芳洲采白蘋，移舟弄水賞青春。當時自倚青春力，不信東風解誤人。」

黃子思云：余嘗守官咸陽，縣廨之後，臨渭河汀嶼中，連歲秋，有孤雁來棲於葭葦中，今歲冬深，不復至矣。或已在繒弋，或去而之他，皆不可知也。感而為詩，題亭壁云：「天寒霜落雁來棲，歲晚川空雁不歸。江海一身多少事，清風明月我沾衣。」

東坡云：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，與魯直、壽朋、天啟會於伯時齋舍，錄鬼仙所作或

夢中所作。嘗記《太平廣記》中，有人為鬼物所引，入墟墓間，皆鮮華洞戶，忽為劫墓者所驚，遂失所見，但云「芫花半落，松風晚清。」又錄《鬼》詩云：「江上檣竿一百尺，山中樓臺十二重。老僧樓上望江上，遙指檣竿笑殺儂。」又云：「爺娘送我青楓根，不記青楓幾回落。當時刺繡衣上花，今日為灰不堪著。」又云：「酒盡君莫沽，壺乾我當發。城市多囂塵，還山弄明月。」又云：「卜得下峽日，秋江風流多。巴陵一夜雨，腸斷《木蘭歌》。」又云：「浦口潮來初渺漫，蓮舟溶漾采花難。芳心不愜空歸去，會等潮平更折看。」又云：「忽然湖上片雲飛，不覺中流雨濕衣。折得荷花渾忘卻，空將荷葉蓋頭歸。」又云：「寒草白露裏，亂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罷，寒燭與君同。」

烏鯽八足絕短者，集足在口，縮喙在腹，形類鞋囊，其名烏鯽。嗡波噀墨，迷射水慝，以衛害焉。（《海物異名》）

熙寧中，魯直入宮，教余兄弟。伯父五開府，酒余脫淺色番羅襖衣之。魯直醉中作詩云：「疊送番羅淺色衣，著來春氣人書幃。到家慈母驚相問，為說王孫脫贈時。」

魯直評東坡書曰：「學問文章之氣，郁郁蔥蔥，散於筆墨之間，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。」